

# 又是一年橙黄时

□南京 谢文龙

昨天下午,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尊敬的谢文龙先生,感谢您去年选购xx生态农场脐橙和血橙,今年脐橙和血橙11月份就要上市了,欢迎您继续选购并提出宝贵意见。这条短信让我想起了去年购买橙子的情景。

去年这时候,远在福建漳州的军校同学黄金陵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说他老家江西赣州的脐橙熟了,他同学家大批橙子卖不出去,乡亲们很着急,所以他就热心地发到朋友圈,帮着家乡人推销。

看到这条朋友圈,开始倒没怎么在意。我一向是图省事的人,吃水果也是这样,平时就不怎么吃,即使吃也是拣那些易剥皮去壳的,比如香蕉、橘子、圣女果等。像苹果、梨子这些需要削皮的水果,我很少碰,更不用说去费上半天工夫去剥个橙子来吃了。后来想想,疫情时期,农民们更不容易,买人家

一箱橙子,自己不吃亏。还帮了人家一个忙,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这还是我军校同宿舍的兄弟推送的,他有这个爱心,我也应该有。于是,给了地址,转了账,买了两箱橙子。

没几天,橙子到了。甫一开箱,香味扑鼻而来。圆滚滚的橙子个个皮黄叶绿,鲜嫩耀眼。用手一摸,皮薄无蜡,真是天生丽质。迫不及待地剥开橙子尝了尝,肉嫩味甘、多汁少渣。本真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孩子放学回来,我又剥个给他尝尝,孩子说这橙子好吃,比以前吃过的橙子都要好。

没过多久,两箱橙子吃完了。我突然发现,以往每年冬天身上的皮肤瘙痒情况不见了。看来,往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冬季气候干燥的原因,我摄入的维C不足也是关键因素。去年吃了更多橙子,补充了维C,有效改善了

皮肤状况。

吃着吃着,就喜欢上了同学推荐的橙子,每天都要吃上一两个,晚上孩子写作业,我还会剥几个橙子榨汁给他喝。橙子吃完后,孩子问还有没有,我又让同学给我寄。这次同学说什么也不肯要钱了,他已经有了我的地址,再推让就有些做作,只好随他寄。吃上了新橙子,特别是知道了这橙子的来历,儿子鼓励我写篇文章,感谢一下同学。没过多久,《因橙而变》这篇文章就在报纸上发表了。

昨天的短信让我突然想到,原来同学收到地址和货款,就转给了他老家的同学。要不然,昨天我怎么收到这个人的短信呢。想想去年第二次买橙子时同学没收钱,一定是他垫了款的。这条短信提醒我今年的橙子又熟了,我决定今年直接向发短信的人买橙子,不让同学再垫钱了。

## 小巷深处

□高邮 姚正安

不久前,驱车陪同老领导王正宇先生走访泰州日报社。许是有意为之,那一天,泰州晚报副刊坡子街不吝版面,刊发了王正宇先生的评论文章《烟火人间的诗意表白——谈常玫瑰的散文创作》。

我早已从坡子街作者群里了解到,常玫瑰是副刊作者,以开馄饨店为业。近两年,已经在坡子街发表20多篇文章。王正宇先生早年在扬州大学求学期间就在评论界崭露头角,退休以后,重拾文学,创作热情高涨,时有佳作见诸报刊,对家乡的坡子街更是倾情倾力。

一位名家与一位草根作者,因为坡子街而相遇相知,不能不说是文坛佳话。

我们在晚报总编翟明先生的引导下,参观泰州日报社办公大楼。中午时分,翟总编说,今天中午就去吃常玫瑰的馄饨。王先生大加赞赏,好,这个安排好,我们就去吃吃常玫瑰的馄饨,看看她的馄饨与别个馄饨有什么不同。

车子特地绕行至坡子街。翟总编介绍,坡子街是泰州老城区的一条主街,已有600年历史,是商业繁华地段,也是下河人下江南的主要通道,还是稻、草等农产品集散地,有稻河、草河为证。

## 时间之前

□南京 靖然

我对火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向往,灰烬上流动的点点火星仿佛带有一种奇异的生命力,悄无声息,却耀眼夺目。

我平时很少接触到火,只有祭祀时才有机会长时间地观察那种三态之外的存在。那次是去祭我的太婆。当时我还在上高中,等我放学赶到时天已经全黑了,母亲面露愁容,听说是因为外公白天在家里摔了一跤,正在医院静养。

仪式在一块狭小而黑暗的空地上进行,冬夜的寒风夹杂着远处传来的猫叫,竟生出一丝恐怖的气氛。母亲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里写上太婆的名字,将祭祀用的纸钱点燃,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

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将火堆里的纸卷成一根火柱,纸上流动着未燃尽的火星,照亮了黑暗的空地,仿佛祭祀仪式到达了一个高

潮似的。周围的野猫似乎是被吓了一跳,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快速地消失在那黑暗之中。

母亲对着火柱说:“外婆,孙女想你了,二十年前,那天还是你叫我早点起床上学呢,怎么中午放学回来你就没了呢?怎么就这么突然地离开了我们了呢?”

她又祷告着:“外婆,保佑保佑爸爸妈妈和我们一家平平安安吧!爸爸今天摔了一跤,所幸没有伤到骨头,是你显灵了吗?爸爸现在明显比前两年老多了,手抖得连字都写不了了;妈妈身体也不好,三年前走了一趟鬼门关,现在身体很虚弱经常容易生病,这两天又咳嗽了。外婆,请你保佑,让爸爸妈妈在我们身边多留些日子吧!”

她又说:“外婆,你重孙快考大学了,你保佑她考上一所心仪的大学吧!”

痛别校门,结婚生子,游走打工,因为陪读,到泰州开馄饨店。尽管忙于生计,但爱读书,爱思考,爱动笔的习惯始终如一,常常于工余写点小文章,即使是下馄饨间隙,一有想法,立即在手机上写下来,这些年断断续续已经写了20多万字。

我细细观察常玫瑰,一位普通的农村女性,背负着生活,左手馄饨,右手文章,实在难得。常玫瑰感叹,写文章没有想到发表,只是给自己的心灵有个安静的去处,至多想让女儿从中受到一点影响。说着,来了客人,常玫瑰不得不丢下话头,招待客人。

一阵忙碌,常玫瑰匆匆用围裙擦擦手,又融入我们的交谈。王先生说,你现在出名了,有文友过来吗?常玫瑰很自豪地回答,有啊,多呢,经常有不认识的文友一路找到我的馄饨店,有的与我聊写作,有的还带书过来让我签名。有一位阿姨走了很远的路,特地送三本书给我。

常玫瑰的馄饨店俨然成了小小文学沙龙,真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我暗想,文学看似无形,穿透力是极强的。因为文学,这条小巷氤氲着文气,因为文学,这个馄饨店不再狭窄,因为文学,常玫瑰的人生有了别样的况味。

母亲突然起身,把位置让给了我。可能是风向的原因,母亲那里的火光最明亮,最温暖,刚刚呆立在寒风中的我,眼眶也突然有些湿润了。我向来不相信灵魂升天,但是那一刻,我似乎透过若明若暗的火星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悲哀。

于是,我盯着火,不是火焰,而是火星。一排排的亮点,像是夜空下山间的灯笼,一闪一闪忽明忽暗。火星一圈一圈吞噬着尚未燃尽的纸钱,留下了一层层的灰烬。

火是流动而有生命的,它把自己献给了生命。这点点火光这也许就是一种传承吧,正如老一辈和年轻人,上一代赋予下一代生命,而下一代在祖辈的关怀呵护下绽放着自己生命之光。

而我们祭祖,思念祖辈,是感恩,更有对未来的期待与美好的向往,即使坎壈缠身,即使长夜漫漫。

## 今夜有甜味

□南京 萧城

各人都有特别爱好的味道。对于我来说,情有独钟的是甜。

儿时在农村度过,甜是艰苦生活的改良剂。每每父亲从田间汗流浹背地回来,母亲不忘往白开水里加点糖,帮父亲祛乏。哪家小孩感冒发烧了,口淡无味,就给喝点糖水。家里来了亲戚,母亲在开水冲油泡炸馓子时,都会在碗底多放些糖,越甜才越显出对客人的礼貌和欢迎。碰到结婚时,新人则要一路撒发喜糖,引得大人小孩一阵哄抢,顿时渲染热闹喜庆气氛。拜年了,我和小伙伴儿要比谁拿到的糖果多。

儿时的我们还会用糖来做游戏,画一条线,看谁扔得最接近而又不越线,能压线则是王者;或者每人出一块糖集中放在一块砖头上,从同样的距离远远地砸糖,谁把糖从砖头上砸下来就归谁。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对从黄海边来做咸蟹生意的父子俩,因为离家远,父亲就邀他们停船在我家过年,那个大年三十晚上,我就和那个哥哥在家里一起玩砸糖游戏,不亦乐乎。

那些日子里,一个甜字着实扛起了乡亲对于美好生活的全部憧憬和他们心中简朴而实诚的生活仪式感。每当小贩儿敲锣发出的“铛、铛、铛”声传来,我和小伙伴们就赶紧各回各家找寻起来,拿大人们使用不到的铁块来换糖吃。

## 熬猪油

□启东 沈晖

周六上午,我带着外甥女来到乡下看望三婶。刚走到她家宅前,就被一阵诱人的香味所吸引,只见厨房三婶系着围裙正在熬猪油。一见我们到来,她连忙热情地搬凳请坐。

送上随带的礼物,与三婶刚聊了一会家常,孩子就要拉我出去溜达,并好奇问起熬猪油的事。虽这是陈年旧事,但回忆起来却还是那么清晰。

那是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粮油布等全部实行定量供应。逢年过节,父亲买一二斤猪肉回来,总是先将肥肉割下熬油,炒菜时用锅铲在碗中轻轻舀一点肉油,炒出的青菜就有了光泽。

一年冬天,我家屠宰了一头肥猪。那天猪肉卖完了,剩下的猪头、猪油就留给家用。吃好晚饭,父亲叫我在柴灶上烧水。他自己正将一片白花花的猪板油放在案板上切成小块,待水烧沸就倒入锅中,锅中立时噼噼啪啪地炸响。父亲拿着锅铲将油块不停地翻动。此时,诱人的香味顿时弥漫满屋。我伸长脖子,看着微黄的油渣直咽口水。只听得“嗤嗤”一声,一滴油像箭一样从锅中飞出,吓得我急忙躲闪。

熬了一袋烟辰光,父亲见我一副馋相,就先捞出几块黄灿灿的油渣让我解馋。再过些时间,猪油熬

除了铁块,还有一种从鸡肫上剥取下来的一小块儿想不起名字的皮状物,待在窗台上晒干后,硬硬的,黄褐色,据说有药用价值,也可以换糖。小贩儿也不用秤,视物之大小轻重,酌量切割,我和小伙伴们都想小贩儿尽量能切大点儿。

我还对一种食物的甜记忆深刻,那就是甘蔗。甘蔗的甜自有一种植物天然清新,而且甘蔗的不同部位甜味程度还有所变化。甘蔗梢儿细嫩,甜劲差,根部甜是甜,但是节多,吃起来费劲,最棒的当然是中间那一长段,节与节之间的距离均匀,肉质不老不嫩,易嚼,汁水最多。所以买甘蔗时,我总是希望能把甘蔗梢儿多截去一点,可是几乎从未如愿过。可能是为了规避这样的矛盾吧,后来,甘蔗开始论根卖了,榨汁论杯卖了,再也不用劳神计较甘蔗梢儿的长短了。

不无惆怅的是,我对甘蔗的喜爱抵抗不住时间对我的改变。熬夜、基因、不良生活习惯等等因素综合起来,让我刚过不惑之年就一口牙痛,曾经大口快意啃嚼甘蔗的激情时光,无情地不再复返。

都说味觉记忆最持久,我信。明天一觉醒来,我还是最爱豆沙包子的甜,油炸麻团和炭炉烧饼包裹其中的糖心甜,还是最爱大口啃嚼甘蔗汁儿的甜,即使有的只能在梦里回味……

好了,油光闪闪,很是好看。母亲早将一只蓝瓷罐洗净揩干,父亲将油渣捞出沥干,然后加入少些食盐冷却后倒入瓷罐收藏。

冷却后的猪油宛如白玉,晶莹剔透,使人馋涎欲滴。但父母用其代替食油,只有在春节、元宵吃馄饨时,才在碗中舀入一调羹雪白的猪油。当一汤勺馄饨放下时,碗中立刻冒出枣儿大的油花,清香四溢。

想着蓝罐中的猪油,我常常垂涎三尺。每当大人外出走亲戚,我就喜欢用猪油炒饭。有时见父母不在眼前,又快速打开碗橱,掀开瓷罐,舀出满满的一调羹猪油快速藏于饭下,玉米糍饭顿时变得亮晶晶、香喷喷的,好吃极了。

俗话说,一勺猪油抵过十副中药。那个年代食油稀缺,不少农家都熬猪油炒菜、烧汤、油炸食品。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日益富裕,市场上各类食油十分充裕,再加上人们对食品需求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减肥、瘦身,低糖、低盐、低脂已成了新时尚。往年雪白飘香的猪油,也逐渐不再被视为珍品。

夕阳西下,我们启程返回。临走时,三婶执意要送一瓶猪油给我,外甥女乐得接过瓶子就装进包内。她在回家的路上笑着告诉我:听了猪油的故事,这东西我喜欢!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643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